

江 苏 文 艺 出 版 社

# 偏偏遇上你

奇 编

## 情系·情牵·痴柔相伴

□ 薛 珂

赚尽了大陆无数少男少女眼泪的席绢，又有新作和广大读者见面了。

前几天席绢来信告诉我：她的这六部新作《偏偏遇见你》、《你深情的双眼，有泪》、《情迷俏冤家》、《为爱说句谎言》、《留住深情留住梦》、《一千个爱你的理由》是在熬了二三百多个小时，写了无数个开头，多少草稿后，用她蘸着泪水的笔，直写得“江郎才尽”才完成的作品。并希望我向大陆广大读者特别推介这六部“最新力作”。

我怀着“先睹为快”的心情，一口气拜读了席绢小姐的这六部新作，真有些爱不释手。席绢小姐以前的“亚武侠”爱情小说充满了侠情，有点武侠味，而且有白话成分，而这几部作品却不同。她妙笔一挥，一个充满浪漫情调的现代爱情故事，跃然纸上，引出了一串

串娓娓动人的情爱故事，奏出一曲曲美妙动人的爱情乐章。就连我这个已过了不惑之年的半老头子看到书中那一对对“酷”哥靓女为爱所动、为情所困、令人魂牵梦绕、荡气回肠的挚爱情节，也不由地为之感动得掩卷长思，尤其是席绢那挚爱情真的描述，拨乱了我的心绪，翩迁忆想化作片片美梦，令人沉醉。

各位读者，读了席绢这六部最新作品会使你醉到什么程度？书中那一对对痴男情女感人肺腑的动人故事将赚尽你多少眼泪？细读完你就知道了。

喔！差点忘记告诉你们：

席绢在来信中特别指出，读者朋友们要以非比寻常的轻松心情来阅读这几本新作，到她所编织的情爱交织、精采纷呈的爱情世界中来旅行——凡事不必太认真！（这才符合席绢的调调）。  
个手

游笔到此，好象该说的都说了，又好象有点意犹未尽。我相信，席绢小姐的这六新作一定会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一九九六年七月于金陵

51

那天，宇昂执意要到思媛的墓前送百合花；雾太浓，他又陷入了对思媛的追忆，在来不及刹车的情况下，他撞到乔忆云。一个与思媛长得那么像的女子。

病房内，宇昂深情款款地凝视着虚弱地躺在病床上的乔忆云。

乔忆云——除了带有浓厚的风尘气外几乎与思媛长得一模一样。

“思媛，没想到你真的没死，你吓得我好苦！”宇昂掩饰不住心中的激动。他明白对思媛的爱并不是用任何语言可以表达的，这一切似乎只有摆满病房内的百合花才足以说明。

“思媛你看，这些是你喜欢的百合花。”宇昂激动地将一束纯净的百合花放在忆云胸前。

天啊！眼前的这个男人是谁？他又把我当成谁？

“先生，你到底要我怎么说，才会相信我不是你说的那个女人。”忆云有些不耐烦地再一次表明身分。

“思媛，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宇昂激动地哀求她，“以前我们是那么地相爱，我知道爸一直不喜欢你，但是我不在乎，只要你喜欢，总有一天我会说服爸

接受你的。”

“先生，请你听清楚，我叫乔忆云，不是什么思媛。”忆云面对着宇昂不可理喻的态度，显得有些恼火。

“不，你就是思媛，为什么？为什么要骗我？”

忆云再也无法忍受宇昂歇斯底里般的激动，企图撑起虚弱的身子下床。

“你想做什么？”宇昂紧张地上前扶着忆云。

“我要回家，我总有回家的自由吧！”

“不行，你的病还没复原不能回家，而且自从你走后，爸就逼我再娶，所以……”

“先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过我郑重地告诉你，我现在就要回家，而且是回我自己的家。”

“不行，你不能走……”

就在彼此争执之时，护士拿了一个小皮包进来。

“小姐，这是你掉在急诊室里的皮包。”

忆云连个谢字也没说，急急地接过护士手上的小皮包，掏出身份证及一张名片，递给宇昂。

“这个总假不了吧？”

宇昂颤抖地看着身份证及名片。

“天啊！这太残酷了！为什么？为什么命运这样玩弄我？”宇昂的心在泣血。

宇昂沮丧地瘫换在床沿，这是自从思媛死后，他所承受的最大打击。

“看清楚了吧！我不是你说的思媛，我只不过是大

富豪酒店的公关，说穿了就是酒女，这样你总该满意了吧？”

忆云拿回身份证后，毫不理会沮丧无神的宇昂，拖着虚弱的身子迳自走出病房。

宇昂木然地盯着手上的名片，名片不觉由手中缓缓滑落。

柳岸的车子由忠孝东路六段拐进南港平交道旁一条阴潮的小巷内。

巷子并不长，约五十公尺，其实严格说来，这应该算是一条防火巷。当你踏进这一条巷子，仿佛说法是置身二十年前台北的感觉。巷子两旁十来间的五层楼建筑，已有四十年的历史，至今并未曾修过。

“你就住在这里？以前……”浩明下车后，一脸不敢相信地问着。

一列隆隆作响的火车淹没了浩明的话！

“这几天二十四小时，三、五分钟就有一班火车经过，慢慢你就会习惯了。”柳岸特别强调。

在这处于松山车站调拨车辆的铁路旁，火车的声音早已成了柳岸下班后必须强迫“享受”的“音响”。

浩明随着柳岸走进后面的一栋老旧公寓；才一踏进楼梯间，一股恶臭酸味就迎面袭来，浩明忍不住掩鼻走进去。随着柳岸在这阴暗潮湿的楼梯间拾阶而上，几乎让浩明无法开口说话。

在经历漫长的憋气痛苦后，他们总算步入了五楼顶

上的一间木造违章建筑。

“你真住在这里？”浩明再次怀疑地问着。

“怀疑啊？你以为台北每个地方都是高楼大厦啊！”

“我以为台北……”

“哼，哪里都一样，这世界不可能只有有钱人，而没有穷人。”柳岸嘲讽中有着无奈。

房间才打开，一股沉闷的热气直袭浩明而来，不禁令他感到一股晕眩。

“顶楼早晚有些凉风，把六和窗全部打开，几分钟后就不会那么闷热。”

果然，几分钟后，屋内除了空气依然嫌闷热外，在乡下长大的浩明倒也逐渐适应这简陋的陈设了。

只是和他未上台北前的想像有着极大的差异。

在这十来坪的违章建筑里，除了两间由三合板隔成的狭小的房间勉强可称得上是浴室的小隔间外，只剩五坪大的客厅还有些活动空间。

客厅内，几张桌椅散落一旁，除了一台十四寸的老旧电视外，就数墙上那支擦得发亮的吉他最显眼了。

“你在玩音乐？”浩明仍记得柳岸上台北时的抱负及理想。

“什么狗屁音乐，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柳岸不屑的口气里有着几分的怅然。

“这不是你的理想吗？你到台北来不也是为了这个？”

“才唱了几场西餐厅，就被现实的金钱游戏给征服

了。”柳岸感叹地抽了根烟：“哼！什么是理想？我现在的理想是想尽办法赚钱，看哪天能开着名车载着美女，住进天母的大别墅里，你知不知道？这才叫人生的理想目标。”

他是谁？忽然间，浩明对眼前的柳岸感到有些陌生。

“不谈这个了，待会儿带你去买几件衣服，不然明天到公司准又有笑话好讲了。”

在浩明的穿着理念里，要求的只不过是干净整齐罢了，哪里能理解在商业社会里的“名牌哲理”。

地位及身份对浩明而言，只不过是个似懂非懂的名词罢了！

怀着一种探索未知的好奇与兴奋，浩明第一次真正接触到台北的夜生活。

尽管和乡下的夜市一样有着喧哗的吵闹声，但是，却是个更令他眼花缭乱的夜世界。

早已对台北的繁华感到麻木的柳岸，在逛了几家百货公司后，已疲惫得全身酸痛！

逛街绝不是柳岸在台北的生活习惯，他要带浩明见识一下台北真正的夜生活。

车子在大富豪酒店门口停妥后，柳岸随即将车钥匙交给门口的小弟。

“杨大哥，好久没看到你了。”小弟接过钥匙亲切地打招呼。

柳岸不加理会，迳自朝酒店走去，浩明则一副茫然

地跟了上去。

“我们来酒店干嘛？”浩明不解地追问。

“带你开开眼界，同时也给你一个惊喜。”

“惊喜？”

浩明纳闷地思索片刻后，随柳岸走进酒店。

酒店，一个靠金钱谈“感情”的情欲世界。

柳岸比谁都了解这一点，但是他却找不出任何理由，拒绝进入这个男人眼中的天堂。

同时也没有人知道，他之所以独钟大富豪，只为想看忆云。

虽然，在浩明的眼里，柳岸应该是这场游戏的胜利者，然而，谁也没想到真正的胜利者是乘虚而入的“钱大爷”。

自从忆云父亲生意失败债台高筑后，忆云、柳岸及浩明三人间的坚贞感情就被钱大爷打击得体无完肤。

一踏进酒廊，浩明仿若走进时空隧道，掉入另一个时空中。

在这么一个幽暗的世界里，暗红的灯光更加显现一种神秘的色彩。

面对一群群浓妆艳抹的莺燕穿梭在一桌桌醉翁之意不在酒的酒客间，浩明显得有些不自在。

倒是柳岸像是回到家似的，在几名酒女矫揉造作的拥抱着，进了一间VIP房间，浩明赶紧尾随在后。

在股票的飚涨期，柳岸是大富豪酒店的常客。

“柳哥，怎么不介绍一下这位帅哥给我们认识？”

酒女琳娜挑逗地向浩明抛了个媚眼，娇声带头起哄。

原本就显得有些紧张尴尬的浩明，哪禁得起琳娜的挑逗，脸一下子就红到了耳根。

“你们少欺侮人，他可是个不折不扣的清纯少年。”

柳岸玩笑似的调侃让浩明感到有些不快。

“少来这些，他要是清纯少男的话，我今晚就免费把初夜权给他。”

琳娜的挑逗引起众人的哄堂大笑，然而浩明却痛苦地感到自尊严重遭人践踏。

“你还会有初夜权？”柳岸笑讽着。“如果你现在还是处女的话，我看这世界上连八十岁的老太婆都是处女了。”

打情骂俏的话题，就在X O的酒精催化下无边无际地展开……

柳岸纵情忘我地浸淫在酒池肉体，而浩明却在莺声燕语中独自想着忆云。

他不知道为什么会在此刻想起忆云，其实这次上台北不也是想知道忆云的下落吗？

“对了，你不是一直想知道忆云在台北的情况吗？”柳岸已有些醉意。

“你知道她在哪里？”浩明激动地追问：“你快告诉我她在哪里？”

柳岸狠狠地灌了一杯酒：“琳娜，你去叫思雨进来。”

“唷！有了我们你还嫌少啊！心里还惦着思雨。”  
琳娜发嗔地嚷着。

“叫你去就去，罗嗦什么。”柳岸不耐烦地挥手。

“去就去，凶什么凶。”琳娜翘着唇，不悦地朝柳岸瞪了一眼后离去。

“干嘛这样，来，柳哥，咱们喝酒。”一名酒女靠向柳岸劝酒，企图打圆场。

几杯酒过后，长发披肩的忆云在浓妆涂抹下依然不失其秀丽可人的模样伫立在门口。

只是，在浓妆下依然可以看到她惊愕的表情。

“忆云！”

浩明讶然地叫唤，唤醒了忆云原始的脆弱。

柳岸看在眼里，冷笑中有着悲怆的感伤。

“思雨你再不来，我们可就真的制服不了柳哥了。”

一名酒女拉过忆云就往柳岸的怀里送，哪晓得却让柳岸一把推到浩明身上。

这是浩明生平第一次实实在在地将忆云搂在怀里。

他颤抖地感受着忆云的体温，一种在虚幻的梦里所感受不到的感觉……

“我叫思雨，先生怎么称呼？”

忆云神情自若地端起酒杯敬酒，令浩明惊愕不已。

为什么？为什么她会自称是思雨？

以前的忆云呢？

在浩明痛苦挣扎的心底，他宁愿相信眼前这个女人是思雨，而不是他所要寻找的忆云。

“就叫他小汤好了。”柳岸一副置身事外，冷漠的表情：“他可是新郎上花轿头一遭，别吓着人家了。”

柳岸认为有必要让忆云知道这一切事实。

“一回生两回熟，小汤我先干为敬。”

“熟？”

难道十八年来，三个人的感情还抵不过一杯酒吗？

浩明木然地凝视着忆云，酒杯不知不觉从颤抖的手中滑落。

酒杯碎了！浩明美丽的幻想也碎了！

掠过众人惊愕的眼神，浩明愤然夺门而出。

“浩明”柳岸定了定神后，随即叫唤着追了出去。

两道痛楚的泪痕，在忆云僵硬的脸庞上划了下来。

“思雨，转台！”身后传来了经理的传唤。

她深吸了口气，装作镇定地随经理转到另一房间。

“是你？”

忆云一进房间就认出他，他就是早上开车撞了她，还一直把她当成什么“思媛”的宇昂。

“乔小姐……”宇昂颇感歉意地站了起来。

“叫我思雨好了。”忆云冷漠地在宇昂身边坐下，并职业性地为他倒酒。

“今天早上……”宇昂极力地想表达心中的歉意。

“今天早上的事我不想再谈，如果你想喝酒的话我陪你喝个痛快。”忆云举杯敬宇昂：“先生，贵姓？”

忆云麻木地端起酒杯，心中还惦记着愤然离去的浩明。

“姓洪！”

“洪先生，我敬你。”

在一杯接着一杯的酒精迷惑下，宇昂在不觉中将忆云那份温柔娴淑的性情认作是思媛的。

就在霓虹灯灭时刻，宇昂醉步蹒跚地搂着醉意已沉的忆云走出了酒店。

“你在哪里？我送你回家。”宇昂醉语模糊地问着。

“回家？”忆云冷哼了一句：“我不想回家。”

“那你想上哪里？”

“你说呢？”

这一夜，宇昂再度拥有思媛。

只是，这一夜，忆云也无法分辨清楚，宇昂到底是柳岸还是浩明的化身。

也许两个都是，也许……两个都不是。

今夜的台北是悲凄的，浩明万万也没想到，他在台北度过的第一个夜晚，竟然是如此的痛苦。

从大豪出来后，浩明就坚持不坐车回家，柳岸无奈只好默默地陪着他。

在小说情节中，现在应该下雨的，但是在这么一个仲夏夜里，台北还是那么地干热，丝毫没有半点下雨的迹象。

也许，这样至少可以让浩明了解一点，台北的夜生活是不会因为多了个他而有所改变的。

## B

宇欣那部粉红色雪佛兰跑车驶进洪家坐落于天母的一栋别墅内。

别墅是位于阳明山下的独栋建筑，二公尺高的白色围墙将一百多坪的土地紧紧包围着。

推开两扇仿古罗马建筑的古铜色大门后，就能看到一条通往别墅大门的走道两旁，由假山为主体的园林设计。

别墅是以白色为主色的挑高楼中建筑，内部的装璜从屋内四处的摆设看来，不难看出其富豪世家的气势。

屋内的中厅正进行着一场生日宴会，从现场气氛看来宴会似乎已经进了一段时间了。

只是，摆在宴会中间的一个大型生日蛋糕上代表二十五支蜡烛尚点燃，写着洪宇欣三个字的蛋糕尚未切下。

“小姐您可回来了，老爷和公司的主管都在等你。”

“干嘛等我？是我过生日干他们什么事？”宇欣傲气地回答出门迎接的李嫂。

“我哥回来了没？”宇欣突然想问着。

“还没回来，少奶奶还一直问我少爷去哪里了？”

“你说了？”

“我没敢说。”

宇欣迳自朝屋内走去，推开大门后不禁愕然！

“宇欣，你这个大公主总算回来了。”宇欣的父亲洪德华端着酒杯迎向愣在门口的女儿。

宇欣不理睬洪德华，于木然中怀着愤怒地眼神走进中厅环视着已狼藉一片的会场。

这算什么？主角还没到，酒会竟然开始了。

这是她的生日酒会？宇欣像是一只失去光彩的孔雀，心中的怒火急速上升。

“大小姐，生日快乐！”

宇欣冷漠地穿过一张张虚伪且令人恶心的假面具后，负气地朝楼上走去。

她知道父亲在后面解释哄骗叫唤着，但是宇欣依然不予理睬，在走进房间后，狠狠地将房间关上。

这一声巨响，就像枪决了的枪声般吓懵了所有与会的公司主管。

洪德华端了杯鸡尾酒，赔笑地开门走进宇欣的房间。

“怎么了？今天是谁那么大胆惹我们的小寿星生气？”

宇欣理会父亲的哄骗，委屈地坐在化妆台前，眼泪已在眶内打转。

“看你委屈成这样，来，先喝杯酒消气，大家还在

等着你下去切蛋糕呢！”

洪德华酒杯递到宇欣面前，然而宇欣却负气地噘着嘴，似乎没有接酒杯的意思。

“怎么？老爸的面子都不给啊！”洪德华依然耐心哄着。

“还切什么蛋糕嘛！你们不是早已经开始了。”

宇欣的泪水抵不住内心委屈的怨怒，情绪瞬间狂泄而出。

“原来你是为了这件事啊！”洪德华松了口气，笑了出来。

“你还笑？”宇欣娇怒地责骂：“没等人家回来就已经开始了，那人家算什么嘛？”

“天地良心，谁说没等你啊！”洪德华无事似的反辩：“小公主，你自己看看手表，都十一点多了，你总不能让客人饿着肚子等你吧！”

“可是人家……人家是让那两个疯子耽搁的嘛！”

“哪两个？是不是早上在电话中的那两个？”

宇欣委屈受气地点头。

我看不是吧？现在都这么晚了……”洪德华企图在宇欣的眼中找到答案，“该不会是你又跟朋友去舞厅疯到现在才回来吧？”

“才不是呢！真的是那个疯子……”宇欣骄纵地极力反辩。

“好，好，你说是就是，如果有机会让老爸碰到，老爸一定好好教训他们，这总行了吧？”

宇欣这才在泪水中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好了，现在可以下去切蛋糕了吧？”

“要我下去切蛋糕可以，不过您得答应我一件事。”

“你想要的，老爸哪件事没答应你？”洪德华无奈地轻叹着。

“我要到公司上班，而且一定要经理级的职位。”

洪德华讶然地看着宇欣，他实在不了解他这个宝贝女儿，到底又在玩什么把戏。

“这我要考虑考虑。”洪德华思索着。

“那好，就等你考虑好了以后，我再决定要不要下去切蛋糕。”

宇欣索性骄纵地朝床上一坐，教洪德华左右为难陷入苦思中。

“你想到公司上班可以。”洪德华勉强地允诺：

“不过们得约法三章，如果在公司，你就不是我女儿，一切要按照公司制度行事，不行的话我还是会开除你的。”

“谢谢老爸！”

宇欣兴奋地在洪德华脸颊上送上一吻。

一切如愿，宇欣经过一番盛妆后，回到楼下切下了她二十五岁的生日蛋糕。

中厅的生日宴会继续进行着，不过在以洪德华为首之下，宴会早已变相成了公司各级主管的业务会报。然而宇欣并不在意有这样的结局。